

## 《辭源》與現代漢語新詞

沈 國威

### ○ 引言

1915年10月上海商務印書館隆重推出中國第一本近代國語辭典《辭源》。商務為這本辭典花費了8年時間<sup>[1]</sup>。大型辭典的編纂費時費力，成功與否甚至關係到出版社的存亡，然而《辭源》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辭源》出版以後不斷再版，出續編、正續編合訂本，至1949年銷售量達到400萬冊，對現代漢語詞彙體系的形成影響極大。

《辭源》出版的1915年，正值中國社會在思想、文化上發生遽變的前夜。正如4年後發生的五四運動所象徵的那樣，新舊文化處於衝撞、搏鬥、交替的漩渦之中，是極不安定的過度期。考慮到另外一本辭典：《辭海》的出版還須等待20年之久，我們就可以知道《辭源》在現代漢語詞彙體系形成過程中的舉足輕重的作用。如下所述，《辭源》一方面上溯古語，一方面下接新詞，扮演了承前啓後的重要角色。《辭源》出版後，有很多學者指出了其古典詞語部分的缺點、錯誤，其中如主要針對改訂版的田忠俠的一系列研究是較有影響的。<sup>[2]</sup>但是，關於《辭源》的新詞部份，尤其是從近代詞彙的發生、流傳、借用，以及與現代詞彙的關係方面，尚未見有詳細的考察。《辭源》編纂的主要動機是要解決清末民初出現的新詞問題。《辭源》中收入了大量的人文、自然科學的新詞、術語（尤其是後者，如此大規模地收錄科技術語，在今天，即使是大型的語文辭典也幾乎不可想像），忠實地反映了當時新舊文化在語詞上的衝突和競爭；《辭源》作為近代詞彙史上的極為重要的資料之一，其所包含的新詞問題是不容忽視的<sup>[3]</sup>。

本文主要對《辭源》的新詞，尤其對科技術語的一些基本情況進行討論，著眼點在於：《辭源》

1 “辭源說略”說，“戊申之春遂決意編纂此書，其初同志五六人，旋增至數十人。（中略）歷八年而始竣事”。其實“迨民國初元全稿略具”，而校訂等花費了更多的時間。

2 田忠俠在他的兩本著作《辭源考證》（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社1988）、《辭源續考》（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社1992）中主要針對改訂版的書證、釋義等方面的問題做了深入的探討。

3 《辭源》改訂版的主持人劉葉秋認為：（初版《辭源》中的）有關政治、經濟和自然科學的新名詞，大都已經陳舊過時，或者解說不免於錯誤、片面，值得參考的只是字、詞、文、史和百科常識等方面的條目（劉葉秋《中國字典史略》中華書局1992年239頁）。將《辭源》作為一種實用的工具書來看，劉氏的結論似無不可，而今天舊《辭源》的價值更多的是在於作為詞彙史的資料。

的新詞、科技術語的來龍去脈、以及現代漢語從日語借用詞彙的若干問題。

### 一 《辭源》的版本

《辭源》正編：1915 年（民國四年）10 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正文 2,974 頁，先後有 5 種版本，具體情況如下：

版式	卷數	定價	紙質	裝幀
甲大本	12	20 圓	上等連史	綢函絲訂
乙大本	2	20 圓	上等洋紙	布面皮脊
丙大本	2	14 圓	上等洋紙	布面皮脊
丁中本	2	7 圓	上等洋紙	布面皮脊
戊小本	2	5 圓	上等洋紙	布面皮脊

除了上述 5 種版式以外，後來又有普及本刊行。另，本文使用了甲大本。

《辭源》出版後隨即著手進行修訂工作，但是，改不勝改。這倒不是因為初版的誤植，而是需要增補的新詞太多。編輯部遂決定以續編的形式補充新內容。《辭源》續編於 1931 年 12 月出版，正文 1,568 頁，續編的篇幅反映了新詞增加之迅猛。續編出版後初版《辭源》便被稱為正編；正續編及附錄等合計超過 4000 頁，600 餘萬字，收單漢字 12,000 餘，複合詞逾 10 萬條。

1939 年 6 月，《辭源》出正續編合訂本。詞條經過合併整理，計收單漢字 12,000 餘，複合詞 89,000 條；1949 年出《辭源》簡編本，詞條減至 4 萬，僅為初版的四分之一。50 年代以後有關部門組織人員對《辭源》進行了大規模的修訂，修訂版《辭源》被定位於閱讀古代典籍的專用詞典。修訂版出版說明說：“這次修訂，（中略）根據本書的性質、任務，刪去舊《辭源》中的現代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應用技術的詞語；收詞一般止於鴉片戰爭（公元 1840 年）”。《辭源》修訂本於 1979-1983 年出版，收單漢字 12,890 個，複合詞 84,134 條。

### 二 《辭源》的緣起和編纂方針

主編陸爾奎在“辭源說略”中對《辭源》編纂的緣起作了如下說明（句讀為筆者所加，下同）：

癸卯甲辰之際，海上譯籍初行，社會口語驟變。報紙鼓吹文明，法學哲理名辭稠疊盈幅。然行之內地，則積極消極內籬外籬皆不知為何語。由是縉紳先生摒絕勿觀，率以新學相詬病。及游學少年續續返國，欲知國家之掌故，鄉土之舊聞。典籍志乘浩如煙海，徵文考獻，反不如寄居異國，其國之政教禮俗可以展卷即得。由是欲毀棄一切，以言革新，又競以舊學為迂闊，新舊扞格文化弗進，（下略）

由“說略”的言辭可知，《辭源》的編纂目的首先是爲了廣大讀者學習新知識的需要，同時也是爲了保證傳統舊學的存續。至 19 世紀末，每逢科舉之年，《康熙字典》銷路極好。但是 1905 年科舉制廢除，改爲“新學取士”；加之翻譯書籍的大量出版（主要譯自日語），使社會生活中的語詞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因此，能涵蓋新知識的大型工具書成爲全社會的急切需求。當時有數種從日本移植的法律、經濟方面的新詞、術語辭典，<sup>[4]</sup>但是還沒有真正的國語辭典。商務印書館抓住了這個機會。同時，該館漢外辭典類的出版及其商業上的成功，對其做出編纂《辭源》的決定亦有良性的作用。<sup>[5]</sup>

編纂者有意識地要把《辭源》編成一本全新的辭典，“辭源說略”特地指陳了《辭源》與傳統的字書、類書等的不同之處：

（《辭源》）其旨一以應用，（中略）凡讀書而有疑問，其所指者字也，其所問者皆辭也。（中略）故有字書不可無辭書，有單辭不可無複辭。此書仍以《新字典》之單字提綱，下列複辭。雖與《新字典》同一意響，而於應用上或爲較備至，與字書之性質，則迥乎不侔也。

（類書等）重在出處，不重在詮釋。（中略）辭書以補助知識爲職志，凡成一名辭，爲知識所應有，文字所能達者，皆辭書所當載也。舉其出處，釋其意義，辨其異同，訂其訛謬；凡爲檢查者所欲知皆辭書所當詳也。供一般社會之用，非徒爲文人學士之用。故其性質適與類書相反。

《辭源》第一次明確地認識到“字”與“辭”，尤其是複合詞的不同：認識“字”和知道“辭”的意義是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因此在編纂上《辭源》更加注重詞義的詮釋，特別是對那些新詞、譯詞，定義詳細，自負提供了讀者想知道的全方位的知識。《辭源》將編纂、收詞方針定爲：語詞爲主，兼收百科。收詞範圍由成語、典故、章典制度、天文、地理、醫卜、星相、人名至算學、物理、化學、數學等近代新學，極爲廣泛。對此，《辭源》修訂版的出版說明（1979）做了如下的回顧：

《辭源》以舊有的字書、韻書、類書爲基礎，吸收了現代詞書的特點；以語詞爲主，兼收百科；以常見爲主，強調實用；結合書證，重在溯源。

《辭源》續編編纂時，對正續編的側重點做了明確的界定，續編主編方毅在“辭源續編說例

<sup>4</sup> 實藤惠秀著《中國人留學日本史》1970年，譚汝謙等譯，香港中文大學1982年，203-213頁

<sup>5</sup> 如謝洪賓編《華英音韻字典集成》1902年、顏惠慶編《英華大辭典》1908年等。

”中說：

將正續兩編性質比較。一則注重古言。一則廣收新名。正書為研究舊學之淵藪。此編為融貫新舊之津梁。正可互救其偏。

其實方毅的這段話只不過反映了續編以新詞為主的側重點而已，正編本身就已經具有了“融貫新舊之津梁”的性質了。1979 年以後出版的《辭源》修訂版刪除新詞，成為閱讀古典文獻的工具書，或許可以說，這並不是正續編編纂者的初衷。

### 三 《辭源》與科技術語的制定

進入 20 世紀以後，中國廢科舉，講新學，報刊、翻譯書籍大量出版。由此引發了為數眾多的日語詞彙流入漢語，對漢語造成了巨大的衝擊。變化最明顯的莫如文體和詞彙，其中，新詞和各種科技術語的增加是最重要的部分。新語詞的急遽增加給社會的口語和書面語言都帶來了嚴重的混亂，引起了語言使用者的不安和反感。例如在京師大學堂接受近代法律教育後留學日本的彭文祖，1915 年在東京出版了一本名為《盲人瞎馬之新名詞》的小冊子，對國內譯詞、術語的混亂和誤用給予了嚴厲的批評。在詞語混亂現象始見端倪時，清政府就開始著手術語的釐訂工作。1903 年並入京師大學堂的同文館改稱譯學館，譯學館內設有文典處，負責術語選定的工作。但是由於缺乏人才，成效甚微。“專科學術名詞，非精其學者不能翻譯，俟學術大興，專家奮起，始能議及”<sup>[6]</sup>。1905 年清政府成立學部，1909 年學部下設“編訂名詞館”，聘嚴復任總纂。至 1912 年，該館釐定了標準科技術語 30,000 條，供中國的教育機關使用。但是這些被稱為“部定”的術語由於政治的和經濟上的原因，並沒有公之與眾，而是為德國人赫美玲所編纂的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官話（1916）所吸收。<sup>[7]</sup>《辭源》在時間上是可以分享教育部編訂名詞館的成果的，但是，從下文的分析可知，其詞條更多的是直接取自於日語。商務印書館毫無疑問認識到了術語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只是基於“吾國編纂辭書，普通必急於專門”（說略）的考慮，才使《辭源》為先。“當《辭源》出版時，公司當局，擬即著手編纂專門辭典二十種，相輔而行。嗣後陸續出版或將近出版者。有人名、地名、動物、植物、哲學、醫學、教育、數學、礦物等大辭典”（辭源續編說例）。其中一部分詞語匯入了《辭源續編》。中國大規模地編輯出版術語集是在民國 20 年

<sup>6</sup> 王冰《中外物理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157 頁

<sup>7</sup> 赫美玲，Karl E. G. Hemeling，1898 年進中國海關，後任稅務司。沈國威《近代日中語彙交流史》，日本笠間書院 1994 年，203 頁

以後。<sup>[8]</sup>

#### 四 《辭源》的新詞

《辭源》的一個極為特殊的現象是：標榜“窮源竟委”“舉其出處，釋其意義”的《辭源》事實上有大量的詞，包括義項沒有標明出典，沒有給出書證。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並非完全由於考證不精。《辭源》的書證採集工作主要使用了中國的傳統典籍，而不包括 16 世紀末來華的耶穌會士們的漢譯西書，甚至那些被收入四庫全書中書的也沒有被利用<sup>[9]</sup>，如地理學上的“熱帶、溫帶”等五帶名詞、數學、幾何學上的一些基本術語等都沒有列出書證。至於 19 世紀以後來華的新教傳教士的大量著作、譯籍就更不在利用之列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嚴重的缺陷。但是，我們退一步想，即使這些文獻得以利用也無法從根本上改變無“源”之詞（以下簡稱無源詞）的存在。因為造成無源詞的主要原因是新詞和術語，在這方面來華西士的貢獻是有限的。《辭源》中的無源詞大致有以下幾種情形<sup>[10]</sup>：

- a) 西洋的人名、地名、機關名、事件名等專有名詞
- b) 外語的音譯詞
- c) 科技詞彙、術語。在《辭源》中標明：“化學名詞”“物理名詞”。但是詞類標註並不十分嚴格，隨意性似乎較大。
- d) 其他新詞。從詞義上看應為近代以後產生的新詞、譯詞。這些詞當然在古典文獻中找不到出處。
- e) 日語詞彙。包括日本的人名、地名、機關名等專有名詞、日本的文物制度方面的傳統詞語和一些新詞、譯詞。這部份詞在《辭源》的釋義中以“日本語”“日本譯名”“日本所製字”等形式標明了與日語詞的淵源關係。

上述 c、d、e 三類詞《辭源》正編為 4,659 條，續編為：5,436 條。<sup>[11]</sup>本文以這些詞（10,195

<sup>8</sup> 如物理學的情況大致如下：吾國物理學名詞之編譯，創於前清光緒三十四年，至民國九年，科學名詞審查會議決增加物理組，（中略）十六年大學院組織譯名統一委員會，略有集。翌年大學院改組，譯名事業，歸教育部編審處辦理。曾根據科學名詞審查會物理組審查本，酌加訂正，於二十年分發國內物理學者徵求意見。時中華文化教育基金董事會適有編譯委員會之組織，復根據前二種審查本，稍加損益，印成小冊。二十一年夏，本館成立。（《物理學名詞》序，國立編譯館民國 23 年 7 月陳可忠）

<sup>9</sup> 但是這些書已經進入了某些編寫人員的視野。如，乾字項下有：乾坤體義，書名。明西洋人利瑪竇著。凡二卷。西法曆算之入中國。自此書始。

<sup>10</sup> 還有一些俗語詞、常用詞，如“貢生”等科學上的常用詞也未明示出典。這些詞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之內。

<sup>11</sup> 《辭源》正編 2,974 頁，無源詞 4,655 條；續編 1,568 頁，無源詞 5,436 條。平均到每一頁上，後者的無源詞比率要大大超過前者。如上文所述，這反映了新詞增長的迅猛。

條) 為重點考察對象。

### 五 關於 c 類詞

在漢外辭典中給詞條加注詞類始於《英華大辭典》(顏惠慶, 1908 年), 而國語辭典自然是《辭源》。正編續編共標注詞類 51 種, 每項下的詞條數量等具體情況如下:

表 I

學科	正編	續編
算學名詞	303	470
化學名詞	286	157
生理學名詞	258	84
法律學名詞	203	116
植物學名詞	179	199
動物學名詞	99	183
礦物學名詞	70	134
物理名詞	46	171
地質學名詞	45	114
心理學名詞	37	34
教育學名詞	20	18
醫學名詞	20	0
力學名詞	19	19
光學名詞	17	30
電學名詞	17	54
軍用語	17	199
哲學名詞	16	8
熱學名詞	15	1
天文學名詞	14	14
地文學名詞	13	19
論理學名詞	10	51
經濟名詞	7	8
聲學名詞	7	10
音樂名詞	3	61
商業名詞	2	74
生物學名詞	2	9
幾何學名詞	2	0
星學名詞	1	0
倫理名詞	2	7

醫化名詞	1	0
政治名詞	1	0
藥學名詞	1	0
美術名詞	1	0
機械學名詞	0	11
警政名詞	0	3
藝術名詞	0	5
運動名詞	0	1
建築名詞	0	2
學校名詞	0	1
岩石名詞	0	3
修辭學名詞	0	3
美學名詞	0	4
農業名詞	0	4
病理學名詞	0	10
工廠管理名詞	0	2
電機名詞	0	2
電化名詞	0	4
醫藥名詞	0	4
社會學名詞	0	5
工業名詞	0	1
文學名詞	0	2
物、化名詞	1	3
化、哲	1	0
生、植	1	0
聲、光	1	0
哲、教	1	0
哲、法	1	0
法、倫	1	0
光、機、物	0	1

算、電	0	1
算、礦	0	1
宗、哲	0	1
物、礦	0	3
礦、算	0	2

論、化	0	1
論、算	0	1

※陰影部分為正續編合計超過 200 條的學科。

另，地文術語併入地質。

從這個表中我們可以看出，《辭源》的學科術語分類較混亂，隨意性大。例如，物理、力學、物化學；醫學、醫藥；藝術、美術；地理學、地文學；天文學、星學等的分類是否有必要？學科之間術語的數量也有很大差距。上表的順序是按照正編中詞條的多寡進行排列的。算學居首，其次是化學，超過其他學科很多。正續編合計超過 200 條詞的學科為，算學、化學、法律學、生理學、植物學、動物學、礦物學、物理學、地質學、軍用語等。而天文學、哲學等不足 100 條；至於經濟學以下只有 1 位數，已經失去了立項的意義。收錄詞條數量有這麼大的差異，其理由是顯而易見的，算學、化學兩個學科是最早引入中國的西方知識。16 世紀末來華的耶穌會士們的著作中，數學（包括幾何、與天文學計算有關的書籍）是一個主要的內容；19 世紀以後，墨海書館的偉烈亞力等又繼承了耶穌會士的工作，與中國的數學家合作翻譯出版了很多數學方面的譯書。化學則是另一個譯書較多的學科。江南製造局的化學書翻譯成果是眾所周知的。所以數學術語、化學術語中有很多是中國獨自準備的，其是數學術語，對日本的影響極大。而法律、物理、生理等學科，是近代西方科學知識的基礎部分，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國人以極大的熱情和緊迫性從事引入、介紹的工作，因此出現了較多的譯書。書中的術語又被《辭源》收錄。與上述學科相反，地質學與西士引介的輿地學不同，是新出現的學科，礦物學亦如此，音樂則是全新的領域，在 1915 年前後術語制定的成果還不能令人滿意。從表 II 中我們可以發現哲學、論理學、政治學等人文科學的術語普遍較少<sup>12</sup>。對此可以有兩種解釋，即一，這些領域的術語釐定落後於其他學科；或者二，專業術語的非專業化顯著，大量術語併入了無源的一般詞彙中。但是至少就正編而言，釐定滯後是主要的原因。正續編相隔 15 年之久，其間術語有了很大的增加。續編說例指出：“此十餘年中。世界之演進。政局之變革。在科學上名物上自有不少之新名辭發生”。續編真實地反映了這種情況。表 I 中陰影部分同時也是增幅較大的學科，其中增加最多的是軍用語。可以認為這是當時的世界形勢，尤其是中日之間的緊張狀態的具體表現。

所收詞彙的多寡還與專業術語辭典的編纂進展有著密切的關係。從當時中國學科建設和術語詞典的編纂情況來看，自然科學是領先人文科學的。關於術語辭典的詳細情況在此從略，表 II 僅列出了 1915 年至 1932 年 18 年間專業術語辭典在數量上的增長（計 114 種。據筆者調查 1858

<sup>12</sup> 天文學數量不多是一個疑點。因為西方天文學的引介早至 17 世紀初就已經開始，並在術語上有較多的積累。

至 1949 年間共刊行術語集約 417 餘種)。

表 II

1915 年	3 種	1921 年	2 種	1927 年	7 種
1916 年	4 種	1922 年	5 種	1928 年	9 種
1917 年	3 種	1923 年	6 種	1929 年	12 種
1918 年	2 種	1924 年	7 種	1930 年	16 種
1919 年	4 種	1925 年	5 種	1931 年	14 種
1920 年	7 種	1926 年	3 種	1932 年	10 種

同時由於大量的術語辭典是和續編同步編纂的，編纂者似有取之不盡的資源。對此“續編說例”再次確認了收詞方針：“故辭源所取材料。均以普通應用為原則。(中略)不涉專門範圍。今所增補。仍用此例”。在實際執行中，會有一些出入，但是可以說續編出版後，術語審定已經初具規模。

《辭源》正續編中大量的無源詞究竟來自何方？下面我們分科學術語與一般新詞來討論一下這個問題。<sup>[13]</sup>

〔算學〕正編收詞 303 條，續編 470 條是數量最多的學科（不算兼類，下同）。算學即現在的數學（包括代數、幾何等），在未標明學科的詞裡也有一些明顯地屬於算學術語的詞。《辭源》的算學術語釋義詳細，常附以圖示，可以推測是另行編纂的專業術語辭典的素材。中國導入西方的數學開始於耶穌會士，利瑪竇和徐光啓合譯《幾何原本》上卷是一個代表性的事件。19 世紀新教傳教士來華後繼承了耶穌會士的工作，墨海書館的偉烈亞力等在中國士子的幫助下相隔二百年，完成了《幾何原本》下卷的翻譯。墨海書館還出版了其他數種數學譯著。數學術語是最早得以確立的術語，很多傳入日本，故兩國數學用語相同者居多，以下僅舉前 50 例。

<sup>13</sup> 茲統一一列出本節以下的參考文獻，不再一一隨文注出。

傅蘭雅“江南製造總局翻譯西書事略”，轉引自張靜廬編《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初編》，上雜出版社，1953 年，9-28 頁

王樹槐“清末翻譯名詞的統一問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69 年第 1 期，47-82 頁

王揚宗“清末益智書會統一科技術語工作述評”，《中國科技史料》第 12 卷，1991 年第 2 期，9-19 頁

沈國威《『新爾雅』とその語彙》東京白帝社，1995 年

沈國威“近代における漢字學術用語の生成と交流——医学用語編 (1)”，《文林》1996 年 30 號，59-94 頁，“近代における漢字學術用語の生成と交流——医学用語編 (2)”，《文林》1997 年 31 號，1-18 頁

沈國威《植學啓原と植物学の語彙》關西大學出版部，2000 年

沈國威“蘭学の訳語と新漢語の創出”，《十九世紀的漢語及周邊資料國際研討會論文集》，2007 年，215-259 頁

沈國威“清末民初中國社會對‘新名詞’之反應”，《亞洲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紀要》第 2 期，預刊稿



一元方程式	一次方程式	三角形	三面角	三角函數
三角方程式	不等式	中線	中點	中性級數
九點圓	二面角	二項定理	二等分線	二次方程式
二等邊三角形	代數式	系數	假數	偏程
旁切圓	優角	優弧	內角	內切形
內接形	內二等分線	全等形	八線	八線真數
公約數	公倍數	六線	六十分法	共幻數
共軛角	共軛弧	再乘	函數	分數
分指數	分數方程式	分離系數法	切面	切圓

〔化學〕正編收 286 詞，續編收 157 詞，如前所述，未標明學科的 d 類詞中亦混有大量的化學術語。偉烈亞力最先在《六合叢談》的小引中介紹了西方的化學，1860 年以後江南製造局翻譯館開始有系統地翻譯西方的化學書籍，並做了很多釐定化學術語的工作。《辭源》的化學術語釋義詳細，從來源上看，可分為兩類，即化學元素、物質的名稱取自江南製造局，表達基本概念的詞則多來自日語，如“原子”等。以下僅舉前 50 例。

一養化碳	一養化鉛	一養化錫	一鹽基性酸	三硫化砷
三硫化銻	三綠化砷	三綠化鉍	三綠化銻	三綠化磷
三養化砷	三養化硫	三養化鉍	三養化磷	中和
中和熱	中性鹽	中性反應	干鎊	二硫化炭
二養化矽	二養化炭	二養化硫	二養化錳	五硫化銻
五養化砷	五綠化銻	五綠化磷	亞磷酸	亞硫酸鈉
以脫爾根	克分子	分析	分子量	加波格昔爾根
化分	化合	原子	原質	原子量
原子價	可逆反應	同質體	單體	土金屬
安息酸	安特拉生	定性分析	定量分析	引火點

〔生理學〕正編 258 詞，續編 84 詞。所謂生理學術語主要內容是解剖學的內容。西方醫學的介紹開始於合信（B. Hobson），合信在其醫書 5 種中試圖用已有的中醫術語表達西方醫學的概念。合信又著《醫學英華字釋》（1858）對自己的術語做了初步的整理。其後醫學術語的釐訂成為在中國醫療傳道的傳教士的一項重要工作。但是，傳教士們的術語創製、釐定工作並沒有成功。《辭源》中的生理學詞彙主要來自日本。以下僅舉前 50 例。

三尖瓣	上肢	上肢骨	上肢筋	下肢
下膊	下肢筋	不動關節	不隨意筋	中耳
乳腺	乳糖	二頭股筋	二頭臂筋	克氏小體
內皮	內耳	內臟	內轉筋	前踞筋
前頭葉	動脈	動眼筋	動關節	十二指腸
半月瓣	半規管	協同筋	受精	味覺
味神經	味覺器	呼吸音	呼吸器	呼吸運動
咽頭	唾腺	喇叭管	嗅覺	嗅神經
嗅覺器	噴門	坐骨	外耳	外斜筋
外聽道	大腦	大動脈	大循環	大腿骨

〔法律學〕正編 203 詞，續編 116 詞。中國法律體制的近代化受日本的影響極大，術語也多取自日語，《辭源》中法律術語中日同形的比率高達 90%，即可說明這一點。以下僅舉中日同形詞 50 例。

一般法	一院制	一分判決	不成文法	中斷
中間判決	人權	代表	代理	保存行爲
假釋	假執行	停止公權	債務	債權
先占	先取特權	內亂罪	兩院制	公判
公訴	公開	公權	公示催告	共犯罪
判決	副署	加重	助法	占有
參加人	參政權	反坐	反訴	合議制
商行爲	單行犯	單獨制	單獨行爲	地上權
天然果實	失蹤	嫌疑犯	子法	對審
對質	對人權	對世權	居所	居間

〔植物學〕正編 179 詞，續編 199 詞。西方植物學知識的引介開始於慕維廉、艾約瑟、李善蘭合譯的《植物學》(1858 年 8 卷)。包括“植物學”這一學科的名稱在內，是書創製了“外皮、細胞、子房、種子、內皮、胚珠、胚乳……”等大量新術語。這些術語傳入日本，對日本的植物學術語的形成極有貢獻。但是，其後中國引介西方植物學的工作陷於停頓，《辭源》所收的植物學術語有很多是日本學者在李善蘭等的術語的基礎上制定的。以下僅舉前 50 例。

不定芽	不定根	不整齊花	中肋	二強雄蕊
互生葉	亞麻科	亞喬木	假果	內長莖
兩性花	兩體雄蕊	冠毛	匍匐莖	十字花科
卷須	向日性	向地性	呼吸根	單果
單葉	單性花	單被花	單項花序	單體雄蕊
單子葉植物	圓柱根	圓錐根	圓錐花序	地上莖
地下莖	地衣類	堅果	塊根	塊莖
外長莖	多肉果	多年根	多子葉植物	多年生植物
子房	子囊	完全花	完全葉	定芽
定根	宿萼	寄生根	寄生植物	密束花序

〔動物學〕正編 99 詞，續編 183 詞。西方動物學知識的引介開始於合信的《博物新編》（1855）。在此之前，《遐邇貫珍》中連載了有關動物學的文章。但是西方動物學的正式介紹是在進入 20 世紀以後，術語主要借自日語。以下僅舉前 50 例。

一穴類	世代交番	保護色	側線	兩棲類
共棲	刺細胞	原生動物	單眼	單孔類
單性生殖	單細胞動物	圓口類	圓蟲類	外套膜
多足類	害蟲	宿主	寄生動物	平均棍
幼蟲	彈尾類	成蟲	成長線	扁蟲類
擬態	擬脈翅類	攀禽類	昆蟲類	有尾類
有吻類	有袋類	有蹄類	有性生殖	有胎盤類
步腳	步行蟲	毒腺	水母類	水禽類
海牛類	海星類	海膽類	涉禽類	無尾類
無性生殖	無胎盤類	猛禽類	珊瑚類	環蟲類

〔物理學〕正編 46 詞，續編 171 詞。關於物理學術語的釐訂，王冰前引書中有較詳細的論述，請參照。在此僅列出《辭源》正編所收入的全部物理學術語 46 條。

三態	不可入性	凝固	凝聚力	分子力
可分性	可溶性	可燃性	吸收	吸濕性
填充性	彈性	微管現象	惰性	慣性
折光	抵抗	振動	摩阻力	擴散

有效距離	比重	比熱	液體	濕度
滲透	磷光	真空	磁氣	磁場
磁極	磁力線	等速運動	絕對單位	能力不減
脹率	臨界壓力	良導體	蒸騰作用	質量
質點	輻射熱	周期	靜電	松性
黏力				

〔軍用語〕正編 17 詞，續編 199 詞。軍事語是增長幅度最大的一類。應該是當時國際形勢的反應。但是“番號、工事”等詞語尚未收入《辭源》，這些詞的傳入是在中日戰爭爆發以後。以下分正編、續編各舉軍用語數例。

#### 正編的軍用語

兵站線	動員	圍攻線	密集隊	射擊	復員
收容隊	攻勢防禦	梯隊	火線	策線	策應總區
縱隊	警戒線	近戰	非戰員	馬術	

#### 續編的軍用語

上陸點	不規攻法	中央陣	交通溝	占領地	作戰
作戰地	作戰線	作戰地區	作戰命令	偵察	儲積場
先遣部隊	內衛兵	內線作戰	共同命令	兵站	兵站地
兵站主地	兵戰末地	兵站基地	兵站管區	兵站醫院	兵站總司令部
準尉	刺突兵器	前哨線	前遣隊	前衛障地	動哨
動員令	勤務	包圍	友軍	反攻	單料炮
團區	團本部	在鄉兵	地障		

〔哲學〕《辭源》中明確標明為哲學術語的詞不多，正編 16 條，續編 8 條，另有論理學術語正編 10 條，續編 51 條。共計 85 條，茲全數列出。

#### 正編 哲學

主我	宿命說	實在	實感	惟心論	惟我論
惟物論	懷疑論	時間	物競天擇	理性	神秘說
范疇	純理論	醇化	魔術		

#### 正編 論理學

不容間位律	內函	前提	命題	外延	推理
-------	----	----	----	----	----

斷案	歸納	演繹	矛盾律		
續編 哲學					
一神論	不可知論	天賦觀念	惟神論	本體	第一性質
第二性質	自因				
續編 論理學					
不含蓄名詞	不規則推測式	二分法	交錯分類	假言命題	假言推測式
共性	具體名辭	分類	判別的定義	勢力論	同一律
含蓄名辭	周延	唯名定義	單稱名辭	因果的定義	大語
定言命題	實質定義	對當	對定理	小語	形式論
循環論證	戾換法	抽象名辭	排中律	換位法	換質位
換質法	普通名辭	本質的定義	消極名辭	演繹推理	發生的定義
直接推理	相對名辭	積極名辭	竊取論點	絕對名辭	缺性名辭
聯鎖體	自用語	論證	連辭	選言命題	間接推理
附性法	類同法	類比推理			

哲學的術語起步慢的原因可能在於哲學的地域性。德國哲學有德國哲學的術語，中國諸子百家，宋明理學也有其自己的術語。哲學的基本術語又與普通的詞彙難以區別，如存在、意識等。而與哲學相關聯的邏輯學的引介及其術語的確立則有一點曲折。中國最早翻譯邏輯學書籍的是嚴復，1900年嚴復開始翻譯 *A System of Logic 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 (J. S. Mill, 1843) 1902年以《穆勒名學》的書名刊行前2章（前8章的出版是在1905年，原書的後半部未譯）。嚴復1909年又翻譯了 *Logic the Primer* (W. S. Jevons)，以《名學淺說》的書名出版。在翻譯過程中，嚴復為邏輯學準備了一套術語。而在1902年，留學日本的汪榮寶翻譯了日本高山林次郎的《論理學》前6章刊登在留學生創辦的雜誌《譯書彙編》（第2年第7期，1902.8）上，術語大部分取自高山。但是，汪氏稍後著《新爾雅》（1903），其中的“釋名”即邏輯學的部分，術語主要遵循嚴復的《穆勒名學》。上表中混雜存在著嚴復的術語和來自日本的譯詞。

在結束本章之前讓我們來看一下《辭源》的釋義情況。關於所收詞條的詞義詮釋，編纂者說“就學術一方面而論謂之百科辭書亦無不可惟其程度皆以普通為限”（說略），但是實際情況是大量的術語釋義過於專門化，冗長、晦澀、非專業人員及無必要也不可能理解。化學、圖畫、製造等方面的詞幾乎就是把專業辭典的條目原封不動地搬過來。例如：

〔一養化炭〕Carbon monoxide, CO 化學名詞。亦稱養化炭。由薪炭燃燒於空氣不甚流通之處而生。以草酸與硫酸同熱。亦可製之。為無色無味之氣體。略有臭氣。性甚毒。空氣中稍雜之。即

覺頭痛眩暈。炭熾時。常見淡青色焰。即此氣遇養氣而燃也。

同時又有一些術語的釋義過於簡單，人文學術語此傾向較強。續編的百科全書的傾向得到了加強，很多詞條的釋義動輒數百字。

## 六 關於 d 類詞

除了標注為學術用語的詞以外，《辭源》還有很多無詞類標注的無源詞。作為共同的特徵這些詞通常具有較新的詞義，其絕大部分應是近代以後產生的新詞。這種詞《辭源》正編有 2,920 條，佔全部無緣詞的 62.7%；續編有 3,110 條，比例為 57.2%。茲分舉正編、續編中的 d 類詞若干。

### 正編的 d 類詞

一角	一音	一週	一元論	一神教	一覽表
一覽拂	一夫一妻	一夫多妻	一妻多夫	一年生植物	一部主權國
丁度	丁字尺	丁香油	丁形定規	七色	七成
七色板	七面鳥	七曜日	七寶燒	三色	三色版
三合星	三角板	三角法	三角表	三角州	三棱鏡
三角測量	三位一體	三段教授	三段論法	三頭政治	三頭臂筋
三權分立	上士	上告	上帝	上流	上校
上控	上將	上尉	上訴	上水魚	上行星
上議院	下士	下女	下手	下流	下疳
下馱	下水道	下行星	下議院	下劑	下關
下等動物	下等植物	不客	不行犯	不動產	不等號
不都合	不盡根	不可抗力	不正行爲	不良導體	不完全花
不完全葉	不法行爲	不定級數	不透明體	不乾性油	不換紙幣

### 續編中的 d 類詞

一品紅	一硫酸	一般消費稅	一般經濟學	七藝	三一律
三角鐵	三葉蟲	三(角+奇)龍	三民主義	三綠甲烷	三養化銘
三叉神經痛	三角形接法	三段教授法	上層浮游動物	下野	下半旗
下投彈	下疳菌	下層浮游動物	不合作	不沉船	不透明
不徹底	不反芻類	不動資本	不平等條約	不合作運動	不同居繼父
不快意的戲劇	世界科	并結	中線	中生代	中央體
中耳炎	中耕器	中距離	中心思想	中立義務	中古教育
中江藤樹	中間宿主	中樞神經	中心統合法	中層浮游動物	丹毒菌

主教	主裁	主謀	主點	主射線	主要成本
主音音樂	主管官署	乙女	乙炔	乙烷	乙烯
乙酸	乙醇	乙醛	九一四	乳脂	乳業
乳化體	乳脂酸	乳腺炎	乳酸菌	乳酸鈣	乳酸鐵
乾腐	乾燥器	二元教	二相制	二等國	二疊紀

從詞義特徵上講，d 類詞中的很大一部分完全可以編入各學科術語之中，可知《辭源》中術語的學科標注並不是很嚴格的，或者可以說，當時即已經有了術語與一般詞彙界線模糊的現象。如續編“說例”所說“惟現在科學時代。雜誌中各科論文日多。雖專門之學。多為學生應知之普通常識”。而更直接的原因可能在於《辭源》的編纂方式：“此書編輯之時，皆分類選辭，至脫稿以後，始分字排比”（辭源說略）。負責術語的人和負責一般詞語的人似乎溝通不夠。

d 類詞來自哪裡？從邏輯上講有三個源頭，即一，中國的古典詞，由於考證方面的原因未能標明出處；二，耶穌會士以來中國自造的新詞譯詞，由於沒有從這些文獻中採集書證所以未能標明出處；三，借自日語的詞。第一種情況數量不會太多，第二種情況是中西之間的語言接觸的問題。這種接觸可以上溯至明末清初，而大規模的創造則自 19 世紀初新教傳教士來華始。他們的貢獻集中表現在算學術語和化學術語上。而化學術語主要集中在元素、化學物質的名稱上，化學學科的基本術語並非來自傳教士。至於傳教師下了大工夫的機械、物理、輿地，尤其是醫學方面的術語，其努力基本上可以說沒有成功。地質學術語幾乎全盤接受日本，而在醫學上發生了解剖術語全面更替的現象，傳教士多年努力的結果幾乎在一個早上為日本術語所取代。同時，嚴復主持審定的 30,000 條術語也沒有匯入《辭源》。這些都顯示：算學、化學物質名稱以外，來華傳教士的術語和中國自定的術語至少在《辭源》中並不重要。我們不得不承認大部分《辭源》無源詞的源頭在日語。我們先看這樣一個事實：《辭源》正編無源詞 4,655 條，其中與日語的同形詞為 3,435 條。比例高達 73%，而續編的中日同形詞的比例幾高達 80%。<sup>[14]</sup>毫無疑問這些同形詞是中日雙方利用漢字接受西方文明，共創共享的產物；所謂“共享”就是漢字文化圈域內的詞彙交流的結果。詳細的詞源考證有待於中日近代同形詞辭典來完成，在此我們所能指出的是：從下面的分析中我們也可以看出《辭源》編纂的本身就是在日語的強烈影響下（現實的使用、各種譯書、工具書類）進行的，編纂過程中大量的日語新詞、譯詞被收入進來。

## 七 關於 e 類詞

e 類詞即來自日語的詞，這部份詞條在釋義中以某種方式顯示了與日語的關係。一種是直接標明“日本語”、“日本名詞”、“日本譯詞”、“日本法律名詞”；或在釋義中寫明“日本謂

<sup>14</sup> 異形詞 1,220 條是中國的自造詞，其中化學名詞 176 條，算學名詞 95 條。

之……”等詞源上的信息，這一部分詞以下稱爲“日源詞”，具體詞例如下：

- 〔並等〕日本語。對於上等而言。謂尋常之等第也。
- 〔乘客〕舟車之搭客。日本謂之乘客。
- 〔切手〕日本語。券也。票也。如郵票曰郵便切手。
- 〔手續〕日本語。猶言程序。謂辦事之規則次序也。

另一種是在釋義中涉及日本的知識，即，日語中的等義詞作爲一個參照點引入釋義的文字中，這一部分詞以下稱爲“日本參照詞”，具體詞例如下：

- 〔刑律〕日本謂之刑法。
- 〔加斯〕日本譯作瓦斯。瓦讀如加。
- 〔大總統〕日本謂之大統領
- 〔東洋車〕日本稱人力車。以其昉於日本。故有此稱。

即在釋義時將日語的等義，或近義詞作爲參照比較的對象加以引用。“日本參照詞”不是日語的詞，日語中沒有相同的形式。上面的“刑律”現稱“刑法”，“加斯”現在一般寫作“瓦斯”，日語參照詞有一部分後來爲日語借詞所統一。

日源詞正編收 278 條，續編收 58 條；日本參照詞正編收 19 條，續編收 14 條，兩類相加共 369 條（參見文末資料）。<sup>[15]</sup>所謂日源詞即詞形或詞義（某一義項）來源於日語的詞，我們先對這部分詞做一些討論。日源詞大致有以下幾種類型：

(1) 百科全書性質的詞條：包括日本的人名、地名、文物制度等，如：

下關 吾妻 埴輪 土族 華族 大正 寬永 寬和 大坂 江戶 沖繩 內省 寬永  
山陰道 山陽道 東京灣 東海道 伊藤博文 福澤諭吉 政友會 水平運動 西原借款

(2) 日本製造的漢字

働 匂 趾 尻 毆 匯 腺 臍

(3) 日語的音譯詞（包括混合詞）

俱樂部 儂麻質斯 寒武利亞系 封度 志留利亞系 曹達 沃度 沃素 沃度加里  
炭酸加里 瓦斯 規尼涅 護謨 越幾斯 重曹 露西亞 護謨樹

(4) 其他日語詞

<sup>15</sup> 對“假釋”一詞需要做一點解釋。《辭源》的釋義爲：假釋，法律名詞。刑律。對於已入獄而有後悔實據者。滿一定之年限。依一定之程序。得許假釋出獄。日本謂之假出獄。可知“假釋”來源於日語的“假釋放”應無問題，雖然日語的原詞形沒有保持下來，在此也並做日源詞處理。



覽拂 丁度 下女 七寶燒 海老 下駄 割引 勉強 味噌 吾妻 吾妻鏡 富士山 不都合

一分判決 乘客 公證人 人力車 入夫 代料 代用教員 代用學校 中間判決 仲買人 仲裁 免許 免除 剝奪 商法 失蹤 意匠

（4）類詞可以根據詞形分為訓讀詞、嵌字詞（即利用漢字表示日語的音節的假借詞）和音讀詞；從意義特徵上看，前者所表達的多是既有概念，後者則多為新概念。除了百科性質的詞條以外，（4）類詞佔了日源詞的大部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有一些江戶時代以來的舊詞被賦予了新的意義。這樣的詞在法律術語中較多，如：引渡 但書 出庭 取締等。

《辭源》的無源詞中來自日語的詞不在少數，為什麼只有 300 餘例標注為日源詞。劉凡夫較早地注意到了這一問題，他對大量的日源詞沒有明確標注做出了如下的解釋<sup>[16]</sup>：

和製漢語は中国語との区別がきわめて難しい。さらに編集者自身の日本語能力の水準もあって、日本製の漢語であると説明できずに収録されたものも少なくない。例えば「積極」「消極」の 2 語は...

（日本製の漢字詞與漢語自製的新詞很難區別，加之編纂者自身的日語水平，有很多詞未能確認為日語詞便被收進了《辭源》，如積極、消極這兩個詞，）

就是說劉凡夫把原因歸結為日源詞的辨別困難和編纂人員的日語能力的不足。不可否認期間有劉氏提到的因素，但是這些顯然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sup>[17]</sup>下面讓我們從日源詞的釋義特點對其中的原因做一些探討。

首先（1）類詞是介紹日本的百科性詞條，詮釋詞義時自然地要言及這些事物來自日本，《辭源》對這些詞的日源標注，一般地並不具有詞源考證的性質；（2）類詞是日本造的字，字形、發音在中國傳統的工具書裡無法找到，《辭源》既然要收錄就需要加以字源上的說明；（3）類詞為在日本產生的音譯詞，由於中日語言的音韻系統不同，日本的音譯詞用漢語讀時與原詞的發音差距較大，對這一部分詞也需要加以特殊的說明。以上三類標注為日源詞是有其必然性的。那麼（4）類詞標出詞源的原因是什麼？《辭源》中的日源詞常常有比較顯著的日語特徵，這種被稱之為“和臭”特徵是由日本獨特的漢字意義和用法造成的。《辭源》對這些詞的釋義很有特點，請先看例詞：

〔一覽拂〕日本稱期票之見票即付者為一覽拂。即收票者一覽其票。即付款之謂。

<sup>16</sup> 劉凡夫“中国語辞書《辭源》初版に収録された日本語彙の性格”日本東北大學《國語學研究》32 號 1993 年

<sup>17</sup> 沈國威“中国の国語辞書『辭源』の新語について——日本語との関わりを中心として”1993 年 12 月、国語語彙史 45 屆研究会（於同志社大学）

〔但書〕日本語。法律條文中含例外之意者。其句端恆冠以但字。故名。

〔和文〕謂日本文也。日本國亦謂之和國。故謂其文字爲和文。

〔法醫學〕由醫學藥物學等之學識技能。研究法律上各種問題。以鑑定創傷。受毒。判定生死等之醫學也。英語之 Medical jurisprudence 譯稱醫法學。日本人以所重爲醫學。故譯爲法醫學。今從之。

就上述例詞而論，前半部份是對詞義做解釋（或稱爲外語詞典中常見的翻譯，其表達相當於“英語把書稱爲 book”）。如果是一般的外語辭典，詞義的解釋就可以到此爲止了，但是《辭源》並不是這樣，編纂者總是在釋義的後半部分試圖對詞的理據做出某種說明：一看即付款，所以稱“一覽拂”。《辭源》的理據說明有時是牽強附會的，或者加入了編纂者想當然的成分，如上面的“法醫學”；有時則提供了某些可以首肯的理據知識，如下面的“妃色”：

〔妃色〕顏色名。日本或譯爲英文之 Vermilion。按 Vermilion 謂朱色。日人讀妃色爲緋色。因而至訛。古緋色本有深淺之別。妃色或與淺緋色相近。絕非朱色。我國亦曰楊貴妃色。概指淡紅色而言。（續編）

即，漢語中緋色爲朱色，即深紅色；妃色爲粉色。日語中緋妃同音（其實漢語中也是同音字，也有至訛的可能性），用“妃色”去翻譯英文的 Vermilion，這種譯法又傳到了中國。

爲了給予令人信服的理據說明，《辭源》在釋義時常常使用複合詞中的構詞成份，如下面的“住所”、“作物”：

〔住所〕日本語。謂平日所住之處。

〔作物〕日本名詞。耕作所得之物也。

但是，儘管漢語和日語都使用漢字，究竟是完全不同的兩種語言；對漢字字義的理解，用法也有很大的差異。漢語母語使用者的漢字知識並不能保證對所有日源詞做出正確的理據說明，這時《辭源》也就不得不放棄理據說明的努力了，例如：

〔丁度〕日本語謂恰好爲丁度

〔海老〕日本稱蝦曰海老。

〔不都合〕日本通用語。猶言適不便當也。

〔化妝品〕日本語。女子所用物品。如香皂脂粉之類皆是。

〔取締〕日本語。管理監督之意也。

《辭源》不再去解釋為什麼“海老”是蝦，“不都合”“取締”何以有“適不便當”“管理監督”的意思，只是簡單地列出了對譯的詞，沒有對譯詞時則用短語形式進行說明。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釋義中經常使用“日本語謂甲爲乙”、“日本稱甲曰乙”、“猶言”等形式。這一記述方式是傳統的對漢語方言進行記述的方式，而這些方言具可以使用相同的文字系統紀錄。

在談到《辭源》日源詞的特徵時，劉凡夫說：

訓読みの和語は、日本語固有の言葉で、…表記に使われた漢字の表意性も弱くて、一般の中国人に敬遠されたものである。にもかかわらず『辞源』に収録された日本語彙には、訓読みの和語及び宛字の外来語が全語数の40パーセントも占めており、中日語彙の交渉では異常な現象とも言えるだろう。

（訓讀詞是日語的固有詞彙，……訓讀詞所使用的漢字表意性弱，難爲一般中國人接受。而《辭源》所收錄的日語詞彙中訓讀詞和外語音譯詞佔40%以上。這在中日詞彙交流史上可以說是一個反常的現象。）

揣測劉文的意圖，所謂“表意性弱”即日語固有詞語中的漢字，作爲構詞成份時理據性弱，中國人不易理解。而筆者曾在拙著中對中國人容受來自日語的新詞、譯詞時的某些特點做了探討。<sup>[18]</sup>由於漢字的存在，說漢語的人常常不能明確、清醒地認識到漢語和日語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語言。明治中期訪問日本的中國文人葉慶頤，在他的《策鰲雜樞》(1889)中把對日語詞的困惑表達爲“事物異名”、“同文殊解”。即相同的事物使用不同的（用漢字書寫的）名稱；相同的漢字名稱卻又表示不同的意義。包括葉慶頤在內，清末訪問日本的官吏、文人的著述中對日本詞彙常有“不知何意”的評語，所“不知”者應爲“得名之所由”。因此對“得名之所由”，即詞之所以成立的理據進行說明就成了理解乃至容受日語漢字詞的極重要的條件。上述的著述中都有大量關於理據的敘述，世紀之交刊行的多種《和文奇字解》也是以對日語詞的理據說明爲目的的。<sup>[19]</sup>《辭源》中的日源詞大多數是一些“和臭”較強的日常用語，中國的讀者無法從字面上正確地推導出詞義（其實，詞義不是字義的簡單的算數和，此點對漢語的複合詞也是正確的）。《辭源》實際上在起“和文奇字解”作用。而對於更多的抽象詞彙、學術術語，這些明治以後由日本人創造，或賦予新義的詞，甚至有一種中國人造也可以得到相同的結果的意見，可知“和臭”的問題相對要弱一些，《辭源》對這些詞是以嚴格界定意義的方法解決理據問題的。至1931年底出版的《續編》，其中所收錄的日源詞，日常用語幾銷聲匿跡，絕大多數是百科性詞條，這似乎表明大規模地借用日本語詞已經告一段落。

<sup>18</sup> 沈國威《近代日中語彙交流史》，東京笠間書院，1994年，75-130頁

<sup>19</sup> 沈國威“黃遵憲的日語：梁啓超的日語”，『或問』第11號，2006年，135-146頁

需要指出的是，(4)類詞中有很多法律術語這一事實。如，一分判決、中間判決、仲裁、假釋、公證人、出庭、分限、判事等。筆者認為這應該作為一個例外的情況來處理。中國的法律術語大部分由日語引進，在當時，贊成、反對的兩種意見已經形成對立。負責這一部分的編者對日本的法律術語顯示了特殊的敏感性和良好的法學知識，這可能是一些法律術語被標注為日源詞的原因。編者已經注意到了中日法律術語之間同義不同形（例如在“刑律”等詞條指出日本用“一法”，而中國使用“一律”），以及同形不同義的問題，如下面的“親族”條。遺憾的是描述的如此精緻的詞不多。

〔親族〕謂同宗族者。按日本親族律中之親族。不專指同宗之血族。即異姓之配偶者及姻族。均包在內。我國法律。親族二字。專指同宗族之親而言。其宗族姻親之全體。稱曰親屬。

#### 八 日源詞在漢語近代詞彙史上之地位

如文末參考資料所示，《辭源》中的日源詞 300 餘條，除了百科性的詞條以外，日源詞能保留到現在的不多（下線詞）。<sup>[20]</sup>對於其中一些較特殊的詞語，如，丁度、不都合、切手、切符、澤山等，劉凡夫說這種日語的固有詞彙很難為漢語所接受。筆者認為從結果上看確實如此，但是我們更應該認識到日源詞收入《辭源》實際上反映了當時漢語在詞彙使用上的某些真實情況：這些詞曾反覆出現在翻譯書籍或報刊等媒體上，所以讀者需要用工具書查檢詞義；中日同義詞兩形並存則是這一時期新舊、中外詞彙競爭、抗衡的表現。還有這樣一種情況：一些被當作日語的詞實際上是漢語固有的詞語。如癩腫，本是一個中醫的術語，十九世紀中葉以後逐漸為合信創製譯名“炎症”所取代。可見在當時人們的詞源直感就已經出現了誤差。

從《辭源》日源詞的釋義中，我們可以看到編纂者對“得名之所由”的追求和挫折。同時，日語借詞進入漢語後，舊有的詞彙體系需要進行重組、整合，在這一過程中，詞形、意義、用法上發生了變化，《辭源》記錄了這種變化，如“探險”“探檢”，《辭源》的釋義分別如下：

〔探險〕言冒險而談察也。

〔探檢〕探索尋檢也。如南極探檢。北極探檢。言查察南北極地方之狀況也。探檢二字。本於英文之 Exploration 日本譯為探檢。我國改為探險。其義較狹。不如探檢所包者廣。

《辭源》不是外語辭典，在下面的例子中作為辭典的釋義，英語和日語部分都不是必須的。但是三分之一以上的無源詞附有英語原詞，在某種情況下，日語也同英語一樣成為漢語新詞、譯詞的一個參照點。

<sup>20</sup> 《辭源》中的日源詞其實並沒有經過嚴格的詞源考證，其中混有一些漢語詞。

〔押匯〕 Bill of exchange 商業名詞。（中略）此法盛行於歐美各國。日本謂之荷送爲替。

漢語開始與其他語言建立語詞上的對譯關係，這種關係對於一種近代的、學術的語言，在其詞彙體系的建構上是必不可少的。日語參與了這一過程則是不爭的事實。

附記：

本文曾在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主辦的國際研討會：“中國現代學科的形成：以學科術語爲中心的討論”上宣讀，蒙與會學者惠賜意見，謹致謝忱。

本文包括

〔日本學術振興會基盤研究（A）（一般）中國文化の伝播、変容と還流——中國沿海地域と日本——（代表者：藤田高夫）〕

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參考資料：《辭源》中的日源詞・日本參照詞

正編日源詞

一覽拂	一分判決	丁度	七面鳥	七曜日
七寶燒	下女	下駄	<u>下水道</u>	下關
不都合	并等	並製	中國	中間判決
乘客	人事	人力車	代料	<u>代用教員</u>
代用學校	令旨	仲裁	仲買人	企業
伊藤博文	但書	住所	作物	俱樂部
借方	<u>假釋</u>	儂麻質斯	働	<u>元老院</u>
免除	免許	兩替	<u>公證人</u>	共和
<u>出庭</u>	出張所	分限	分家	切手
切符	判事	利潤	<u>剝奪</u>	割引
敕任	勉強	勝手	勺	<u>化妝品</u>
北海道	北陸道	匿名組合	千島	協贊
南海道	博士	印紙	卸賣商	取引
取次	<u>取締</u>	取締役	口繪	合名會社
合資會社	吾妻	吾妻鏡	<u>味素</u>	味噌
和文	<u>商法</u>	問屋	圓 土+壽	坪
埴輪	執達吏	場合	<u>壞血病</u>	<u>土宜</u>
士族	大工	大正	大坂	大和魂
大統領	天皇	奏任	奧附	宮內省
富籤	富士山	寒天	寒暖計	<u>寒武利亞系</u>
寫真	寬永	寬和	寺子屋	封度
將棋	小供	小切手	<u>居留地</u>	山陰道
山陽道	<u>岩鹽</u>	平假名	延慶	待合室
後見人	心配	<u>心得</u>	<u>志留利亞系</u>	<u>意匠</u>
戶主	手形	手紙	手當	<u>手續</u>
手數料	手簡紙	<u>手續法</u>	打消	挨拶
振子	<u>探檢</u>	控所	提燈會	<u>支店</u>
支配	<u>故障</u>	教授	<u>料理</u>	日當
明治	時計	晴雨計	書留	曹達

會社	有給職	木戶孝允	東京灣	東海道
果實	柔術	柔道	株主	株券
株金	株式會社	株式合資會社	桂太郎	案内
楠木正成	檢事	次官	武士道	殿
江戸	沃度	沃素	沃度加里	冲繩
法醫學	注文	海老	消防	渡
演說	漬物	澤山	炭酸加里	焮衝
磷寸	爲替	片方	片假名	物語
特許	特待生	獨逸	玄關	玉突
珪素	瓦斯	砧	砧	砧
甌	甌	甌	產婆	申立
申込	番地	登記	登録	百日咳
相手	相場	相手方	省令	看板
福澤諭吉	稻妻	積立金	窒素	立替
端書	競漕	競賣	算術	箱根
米國	紅娘子	索引	組合	經濟
美濃紙	義勇艦隊	聯隊	胃潰瘍	腺
胫	胫液	胫臟	臭素	臭剝
興行	舞蹈	舶來品	荷物	華族
萬年筆	號外	西海道	西鄉隆盛	見本
規尼涅	覺書	角土+壽	言葉	調制
護謨	豐臣秀吉	貸方	賣捌	贅澤品
越幾斯	輸入	輸出	辨當	辯護士
運轉手	道具	遠足	郵便	配達
配當(金)	重曹	釣鐘蟲	長崎	親族
開港場	關白	隱居	露西亞	鯨尺
鯨	鹿兒島	麒麟		

## 正編日本參照詞

押匯	東洋車	東洋參	上校	上將
上尉	中校	中尉	中將	刑律

刑事訴訟律	加斯	大總統	民律	民事訴訟律
清理人	紙版	臺球	跳舞	

續編日源詞

一燈園	中江藤樹	乙女	二距斜	伊藤仁齋
創立總會	敕令	取引所	大本教	大審院
大藏省	女阪	妃色	山崎暗齋	後見監督人
御中	御免	挽物	撫子	政友會
政治季節	<u>文庫</u>	文科中學	日本教育	日本薄荷
日本住血吸蟲病	木下順庵	水平運動	波止場	熟柿主義
玉蟲廚子	相殺	相續分	破門	硝子
穢多非人	筒袖	縞物	縮緬	繻珍
續藏經	羊羹	羽織	羽二重	臆病
薙刀體操	藤田東湖	藤原惺窩	<u>處女作</u>	蝙蝠傘
襦袢	西原借款	請負	護謨樹	貝原益軒
賴山陽	金巾	<u>高等學校</u>		

續編日本參照詞

塹壕白炮	外國荷花	大亞細亞主義	大麗花	工會
引港費	扣押	柳葉菜	熟石灰	玉蟬花
相對人	程序	苔苳	里白	